宋元學案十五

周許諸儒

武虎

王張諸儒

DT 13
485
16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哲28 14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吳表臣

族孫 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子 松年

曾孫 濚

潘凱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王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鄭伯熊 弟 伯英

浮沚私淑 從弟 伯謙

胡一桂

門口 13

別見木鐘學案
節卿續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伯起 別附木待問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並公叔講友

許景衡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貍 別附蕭振

李迎

謝天申 並伊川藍田門人

郎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淏 別見艮齋學案

並景望同調

安定濂溪橫渠再傳
高平三傳

沈躬行——從弟琪
伊川藍田塘從子大廉——從孫季豐
奧深父門人大經
安定濂溪橫從子大
渠荊公管氏
再傳
高平古靈三
傳

劉安節——弟安禮——從曾孫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劉安上
戴述——弟迅
鮑若雨

潘閬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郛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傳

趙霄——弟霈
張輝——子孝愷——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純——子說

蔣元中

並周許講友

蔡元康

潘宏固

並周許學侶

徐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軫——子天益

並平陽續傳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孔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

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

述周許諸儒學案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元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爲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元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清敏公爲司業一日騶從閎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清敏爲巽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羅場以便從學先生未達時從母有女爲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當慎之其後先生嘗屬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是擺脫不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口劾先生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爲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鄆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

案陳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雲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萬歷温州府志攷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温志蓋傳譌也元樂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

予從元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譏然攷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元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尙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元嘉之學覘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修

浮沚語

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學得鄭伯熊爲之弟子梓材案鄭先生爲浮沚私淑弟子其後葉適繼興經術文章質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煇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爲張南軒高弟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傲宰浮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遺址

蕞然小洲繚以勾水予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若萍去留無止
于是名之曰浮沚其西爲閣名曰漚閣其東爲軒名曰萍軒其
北爲室名曰椁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引舟
而渡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
而爲洲因洲而爲室因室而爲名因名而爲義皆浮義也故吾
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生有之而
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
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爲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
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歷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

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依舊徵之先生
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爲歲額之高下今被
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
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童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譚
稹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
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
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
員以點檢文字祇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
置祿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
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羅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
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

乎王蔡亂政日甚先生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虛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愼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適知洋州吳巖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之賢而誤達于黼以是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鯁直之士李光程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南仲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爲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

爭之不報已而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絕高宗卽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撼之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愼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申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旣降請授以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幸建康黃潛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尙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尙書之命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當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閒爲上極言之潛善等

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柰何遂止有從臣汙僞命者宰相以其有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謂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吉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簡公誦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强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誦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位議亦罷而忠簡累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鎮未復不宜居危地南陽漕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汜水高宗尚在廣陵先生請幸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榛將入洛者高宗懼遂下還京之詔汪黃實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暍疾舟至京口而卒夷攷當時之議自以李宗之北面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怖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太息者且汪黃之主東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牧圉之備羽書猝至狼狽渡江然後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遜而小人當媿死矣故先生既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慤許景衡者賜謚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做官屋詔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三十卷雲濠案橫塘集四庫釐爲二十卷

予從永樂

大典中曾見之以下補

先生論學詩

咨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為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閫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以賢良薦知閫門

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佃豈其人有二名耶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景衡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此即謝山所謂止齋集名佃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孔嘉人也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奥先生林石遊安定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為依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何猶仍葉水心之說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幷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揭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庋

焉予爲名曰深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
曾王父則仲一乃彬也詩曰嗛昔洛門初上后未久翻遭焚
老從曾孫非其孫也案慈湖作深明閣記謂彬老爲仲一族
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后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
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荊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
之其實荊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
之矣且荊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后經之春秋後世有
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荊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謹案浮沚爲先生父子正墓誌云洛陽程正叔京兆
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
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
之據此則先生又爲龔氏門人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元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
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
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李率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
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句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宮宜慎擇官
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
上稱善卽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
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爲宮官
所誣劾謫守饒州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
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
相通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
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

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
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
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闢佛寺以處
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
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
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
恚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所厚
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宥之
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
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
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
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廉仲
之徒皆忘之矣所著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許橫塘銘先
生墓曰温温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斯格
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迫隘獨恢廓衆人利
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閒矣
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害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條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兪允未即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睿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爲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鉗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已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識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豸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疏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崇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瞑目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待制歷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陛壽州爲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

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語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爲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爲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

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快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尙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

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

教授戴先生述 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元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之得其卷以爲老儒擯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爲小劉先生

妹壻遂同遊于程門求爲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爲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爲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遷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沚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既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爲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三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元嘉人也學者稱爲敬亭先生張思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友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口口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錄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喻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

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謂爲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

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閎

潘閎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爲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黨錮之禍正烈遂隱

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合傳

陳先生經德合傳

陳先生經郛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郛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郛爲洛學私淑然攷温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郛永嘉鮑若雨俱受業二程之

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爲程門弟子第以經郛爲經邦弟經德爲經郛弟許橫塘爲其祖宗偉墓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郛經邦經郛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謂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郛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霄 附弟霑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爲洛學成崇寧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爲之丕變時稱爲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霑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爲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節而不撓視古人爲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煇

張煇字子充元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識之曰是自衛也與橫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爲洪州教授以薦爲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元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爲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

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孔嘉九先生之目
卽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
淑也然孔嘉之爲洛學者尙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

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嘅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
邪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
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邪馳歸果父病
尋愈學以誠正爲本寵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
生之說幷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曰
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爲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顧平陽人也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
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巾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
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以上補
浮沚門人胡張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孔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
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
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
鄉論推其清約宋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
爲浮沚先生高弟孔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修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
茗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遊而歸其高
致如此先生爲孔嘉周浮沚先生壻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茗
上口口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稾
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孔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盧山老人
稱濟南林某者嘗僑寓暨陽竹軒集中又自
蓋其祖貫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弟叔
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
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躬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孔嘉先生奉
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
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
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郎官
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爲郎
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
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
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
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
軒雜著十五卷雲濠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

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

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獻屠城策以
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
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
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會子當年多一唯
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
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開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貍合傳

林仲熊季貍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

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壻故少受業于許氏成
重和進士爲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
見薦今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
廣陵東南雲擾一日婺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
不調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
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
外補已而復召爲祕書郎當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
傳弟子最有聲者上蔡之門則朱震謝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樗
高閎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翬以私淑起見李心傳道命錄未幾
宰相趙鼎爲秦檜所排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

爲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煒再謫池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敷文閣學士卒官

雲濠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文公蕭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爲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放古制學者稱爲嘉慶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子季豐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爲樞密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淩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溪輓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卻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豐字儉光亦躬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重之

論語說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

宰予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爲宰予好內而懷安竊以爲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昏惰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爲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論爲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專爲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后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九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累舉恩主漳浦簿奉南嶽祠沈氏自后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 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宣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糾義兵汎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畧盜至共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寒疾遂卒

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以上補

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元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娟姬云參陳止齋集

浮沚續傳胡張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爲有孫覿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暇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課政以最入朝政府將以爲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閒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慤而

滄介而通于兄弟九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補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景望乳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滄夫舅甥之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先生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乳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乳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愼稱爲方峻小鄭公喜賢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乾淳之間乳嘉學者連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率嘗見張宣公之文謂歸愚

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當納交焉呂成公
九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悃愊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
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顧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歷歷中外不自
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
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
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
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
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
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
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穴官也
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

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
有戇語有記聞雲濠案先生集已不傳今惟敷文書說一卷行世判官有歸愚翁集二
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
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郎先生鵬舉附見龍川學案

監嶽張忠甫先生淏別見艮齋學案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傃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 附子天益

劉軫字德輿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益傳家學有筠坡集嘗應嘉泰賢良上書極陳時政不報補

梓材謹案是傳原底有學于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徐子宜之徒又標題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列徐子宜爲平陽續傳而以先生次之于張忠甫亦不相遠云

景望家學 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鄭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著太平經國

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官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係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術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為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為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兩嘉周浮沚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沚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為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為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為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為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口口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為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為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雲濠案謝山劄記謂先生著有陰陽精義二卷陳君舉欲為之序不果水心序之參葉水心集

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元嘉人也隆興癸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鑿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荊溪吳氏言其貴後頗侮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癖也補

后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量先生潀

吳潀字子量表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間葉味道陳埴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

弟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濤登淳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青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量門人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元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丙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參溫州府志

侍郎方先生來 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別見木鍾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終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張嵲

張嶋

周長孺——子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寶——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楊國寶

姜愚

張仲寶

杜可大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侯紹會
鄭史
秦玠
並百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慈谿馮雲濠
餘姚黃宗羲原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峭皆早死故不傳伯温雖受辟咡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温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案王張諸先生傳原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爲康節弟子學案後又定爲王張諸儒學案伯温爲邵子家學已見百源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瑰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

宗羲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蓋康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官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彭復之亦作復初彭復傳傅立皆能前知云

常簿張先生峴

張峴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纔一二而已足以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峋

張峋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春赴調京師雲濠案先生嘗官太常博士康節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相見也及秋而卒補

祖望謹案子堅當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嵲從邵康節學是子堅乃子望之兄然直齋言嵲從康節而不及峋亦屬挂漏峋與其弟嵲同登進士第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爲衞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遇事卽發既從康節卽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爲普城令卒其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補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口口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懇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輾轉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以道于紹聖間過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溫得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易修

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口口人其爲人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于朝雲濠案先生官至學士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

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本在伊川學案爲程門弟子攷邵氏聞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故謝山稾本標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于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爲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爲康節備聘娶夫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會

侯紹會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方知武陟縣雲濠案先生官至殿丞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爲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史

兵部秦伯鎭玠合傳

鄭史字揚庭江南人爲孟縣主簿時司馬溫公以其明易薦之所著有易傳十三卷史與秦玠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史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玠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玠嘗語史以王豫獨傳

康節之學史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史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等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卽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玠史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八卦次序史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徧投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玠玠僞不知者駭然曰此人何處得此法予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于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温因力辯之謂玠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玠字伯鎭補

梓材謹案伯鎭嘗官兵部見邵氏聞見錄晁子止郡齋讀書志于鄭史周易傳云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祕祕授之史是鄭氏固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志又引邵伯温言史竊其學于王豫沈括亦言史之學似康節卽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語秦玠與鄭史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答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矣之門人之末可也

都官家學百源再傳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子寅別爲衡麓學案
上蔡龜山鵝湖講友 子寧——孫大本別見五峯學案
朱氏蔚氏門人 二程私淑 泰山再傳

子宏別爲五峯學案
從子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江琦

曾幾——子逢
子逮別見震澤學案
從孫集別見鵝山學案

趙復別見魯齋學案 茅堂續傳

范如圭——子念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徽言——子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胡銓——子沆
子澥
胡襄
譚知禮
韓璜
呂大器別見紫微學案
陸游別見刑公新學畧
楊萬里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周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李椿
方疇別見紫微學案
劉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明
附師張昕
向沈
向浯別見五峯學案
向浩
汪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楊訓
黎邱昕

彪虎臣——子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父約 附張所
樂洪
徐時動
王樞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張默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曾漸
並武夷再傳
曾開 別見廣山學案

劉燮
向子韶——子沈 見上武夷門人
唐輩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畧
並武夷講友
葉廷珪——黃祖舜
武夷同調
葉顒
附兄顗
陳俊卿——子守
子定
子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丙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梓材案黎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爲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閒而黎洲後人又有駁之者蓋武夷

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靳門人 孫程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除荆南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繪鄧璋爲范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尚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除中書舍人爲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爲給事中論故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于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覽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先生自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棊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弈耶後不千里之外會以是爲急乎遽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閒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爲樂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閒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于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事應物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

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挍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著有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于致堂以弟子爲子事見衡麓學案本傳黃氏補本必以致堂爲從子贅宏寧從子憲

宗義案先生爲荊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荊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卻從龜山求書見上蔡上蔡既受書先生入境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爲多蓋先生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

楊說話時問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于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嘗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爲然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于上蔡可知矣黎洲謂先生得力于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間也

梓材謹案致堂裴然集爲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朱樂圃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爲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矣

胡氏傳家錄補

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爲高

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持養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學以能變化氣質爲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編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爲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說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

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陳仲擧于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爲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爲劉君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錄文定語三條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宗義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閒採數則

定計論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定計論

設險論

設險以得人爲本係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係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鎭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設險論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

也蓋戡定禍亂雖急于戎務必本于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之强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于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尚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日事勢只要高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間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强識日明

登第時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槩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內重遭變則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先生

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趙野爲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高宗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補

高宗謂曰聞卿奧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巢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
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
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
訓遂卧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目先
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
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爲終
焉計頹然當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
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
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
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
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
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
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學術頗僻除知泉州復辭
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
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學官下逮
崇寧防禁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
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
于是潛心刻意自壯年即服膺于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
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

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補

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補

又嘗問曰某已兀感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補

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于易中求之四十九筮著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爲泰而泰五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才于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靖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于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卽自屬橐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于首以是檜猶豫時中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檜迫于馬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爲檜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眞是老明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于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講友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別見鹿山學案

劉先生燮

劉燮字君曼河清人與胡文定遊 參斐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曼字君奕其人有相業 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

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强學自勵元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

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

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喻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

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 參惕齋山集

唐先生肇

唐肇字處厚荆南人與胡文定情義最篤 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 別見蘇氏蜀學畧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口口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高宗中

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祕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

州先生篤學淹雅名重當時葉顒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

門有誨錄三十卷 參姓譜

武夷家學 孫程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

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雲濠案仁甫一作仁輔卽江漢先生）故胡氏春秋遂頒學宮惜乎今之不可復見也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于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尙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隨兄弟遊于朱張之門稱高弟（梓材案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逢特與朱張有辯論當非受業弟子）可謂盛矣茅堂還朝秦相問曰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

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幷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謹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荆州某兄弟得從之遊攷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稟學于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閩書經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于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于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三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令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遣吏而畢輸移疋豐丞歷任邵武軍疋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爲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于游楊之門卒業胡氏深于春秋嘗以所學正于龜山龜山撫書而嘆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疋豐丁喪事寮友賻之甚厚先生曰大事當自盡矣敢爲諸公費致堂推以爲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于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爲亦趨空寂信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爲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遷校書郎爲應天少尹高宗卽位歷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爲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祕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鬚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曾吉甫周易釋象五卷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羲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卽如此住了蓋亦入于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

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在己爲忠推己及物爲恕各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茶山語四條今移入元城學案者一條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曰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蓋紫微之別稱此條前設問辭卽茶山故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荊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孔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卽位以布衣上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連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温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强志勤政君子小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鎮以固籬落從之東宮虛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宗春秋方富莫敢言者言之自先生始于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召宗室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熒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心于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倭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所不足

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頤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且請令大將岳飛綏定湖南薦憲司呂祉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劾去貪墨吏謝微等時折彥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成效不應遽易頤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擅易守臣于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興國軍張魏公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訃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泣軍刑侍奏有父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弒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趙豐公之三入也先生以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觀政豐公不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元嘉故君助之耶由是稍疏之而不知先生之忠于已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已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罔上一事入告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嘆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戲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已先生乃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梧羹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眞僞莫辨已而直前與檜廷辯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

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乎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日卒遺疏猶詆秦計甚力故事左右史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次子季宣別爲學案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荊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幷言孫近傅會檜議檜以先生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于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于和戎魏文節杞使于金金人酋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

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冰皆合先生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醵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淳熙七年卒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事蕭三顧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爲之後序其謫新州時作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于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劄記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澹庵學案之目知其于澹庵集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稾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臯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卒先生早學于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餘年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于胡氏固已一出于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該洽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吾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勣之族子生長市廛閒燥燥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

盡埽前日氣習抱春秋所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其家遽還衡山居蕭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壞器盛粗飯菜羹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補

諫院韓先生璜

韓璜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九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築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統光大之呂氏則滎陽學于伊川紫微徧學于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于和靖（梓材案仁武彌中字德元稽中字）而韓氏則德全學于元城先生學于武夷无咎學于和靖東萊又无咎之壻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孔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于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于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拳拳于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于易顧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

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提刑劉順宰先生苪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附師張昕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荆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于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昕昕託其母至是陷于賊先生閒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鄧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鄧先生曰鄧多招安之弩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薦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蓋亦侯無可

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于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槩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愼行一言之失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于新經之教以太學進士爭能否于筆舌閒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于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于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補

清簡閻邛昕先生昕

閻邛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謚清簡受業胡文定

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强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屬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父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于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槩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愼行一言之失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于新經之敎以太學進士爭能否于筆舌間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于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于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補

清簡閻先生昕

閻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謚清簡受業胡文定

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屏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 父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有所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塤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熊湘也先生一見有得于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 補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弟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 雲濠案一西本作四十

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補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雲濠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庭訓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榮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衆譁于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岳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寇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絶茶或欲官自收鬻先生定議特爲長短引之法以便貧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補

向氏家學

通直向先生沈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要成郡守出判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于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

帝嘉納之卒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 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廉嘗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易說詩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謹案先生論語說其爲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膚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犁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之不繫于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爲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

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

正簡葉先生顒 附兄顗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間與兄顗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顒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當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謚正簡參姓譜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黜秦檜黨疏言張浚忠盡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爲已任奬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謚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宵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于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參朱子文集

尚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間吏部尚書嘗言僞學不宜信用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觴于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奬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彼猖蹶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茅堂家學 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曾氏家學

司農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文清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 參史傳

侍郎曾習庵先生遠 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 別見鳥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荊公新學畧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濾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泓

胡泓字季元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謫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治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 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澥

胡澥忠簡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爲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誠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 參誠齋薦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緜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于胡文定公所至作吏皆有聲見楊文節公薦士錄 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爲魏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薦士錄本云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于文定列爲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甫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謚文莊詳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宗義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闢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于禪何也朱子曾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爲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已其後吾儒門中人逃至于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

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爲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眞以爲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于紹興八年鴻甫得及其門則當生于靖康以前豈有紹熙中尙存者豈別一人耶抑或私淑之學耶當俟博物者更考之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奉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